

国际

政治资源论

◎ THE THEORY

傅菊辉等 著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SOURCES



湘潭大学出版社



本书获湘潭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和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湘潭大学基地资助

傅菊辉等 著

国际 政治资源论

◎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SOURCES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政治资源论 /傅菊辉等著.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81128-154-5

I . 国… II . 傅… III . 国际政治—研究 IV.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4634 号

国际政治资源论

傅菊辉 等 著

责任编辑：石 松

封面设计：黄 敏

出版发行：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 0731-58298966 邮编: 411105

网 址: <http://xtup.xtu.edu.cn>

印 刷：湘潭大学印刷厂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5

字 数：252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28-154-5

定 价：29.00 元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前　言

21世纪是争夺国际政治资源的世纪，对国际政治资源的争夺已成为各国对外战略的重心。近年来，从海湾战争到中东地区的阿以冲突，从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到极地所有权的争夺，从各国海权的扩张到海上油气资源的开采，从非洲战略资源的开发到各国多元化开发战略资源，无一不说明了当今世界对国际政治资源的争夺已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国际政治资源已对国际政治产生了和正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21世纪的国际政治将带有以往任何时代所不具有的特征；国际政治构成的各种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无一不是围绕着国际政治资源而展开的。对国际政治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争夺成了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一根主线，因此，研究21世纪的国际政治如果不从国际政治资源的视角去探讨，显然，很难确切地、全面深刻地解释和揭示它。本书就是从这样一个视角进行的一次尝试。

本书分为三板块，共八章。第一板块阐述了国际政治资源的概念与理论，论述了国际政治资源与国际结构、国际政治动力、国际政治主体、国际政治运行机制的关系；第二板块论述了国际政治资源与全球化、全球治理、地缘政治的关系；第三板块阐述了西方发达国家开发和利用国际政治资源的历史发展轨迹与现状，苏联解体与国际政治资源流失的关系，同时还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政治资源开发的对策。

其实，有关国际政治资源的研究，早在 2002 年我们在对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中就逐步开始了。一些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他们在做毕业论文时，对国际政治资源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少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国际政治资源的。近几年来，围绕国际政治资源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并拓展了一定的学术研究空间，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到实际领域，我们已从多个视角，利用多种手段进行了研究，本书就是这个研究群体集体智慧的结果。

本书是目前我国第一本系统地研究国际政治资源的著作，其特点主要是：

1. 第一次对国际政治资源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国际政治资源的种类和开发的形式进行了系统的介绍，这应该说，是具有开创性的基础工作。

2. 该书既从历史发展的轨迹又从现实的经验去揭示国际政治资源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既从国际关系传统理论中去挖掘，又从地缘政治去探讨，以期使读者能从多视角去理解它，更加明晰国际政治资源对国际政治影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3. 本书并不是一本纯学术性的著作，它既有纯学术理论的探讨，又与现实的国际政治联系得比较紧密，特别是对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如何开发和利用国际政治资源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对于我国的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著作撰写的具体分工如下：傅菊辉负责全书的构思并撰写第一章，杨晓虎、傅丽娜负责第二章的编写，何妍负责第三章的编写，赵猛负责第四章的编写，张永义负责第五章的编写，梁长平负责第六章的编写，石松负责第七章的编写，王立群、李开盛负责第八章的编写。全书由傅菊辉、李开盛修改，最后由傅菊辉定稿。

我们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湘潭大学国际政治学同仁的帮助，同时也得到了湘潭大学社科处的鼎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本书在内容和形式上肯定有很多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傅菊辉

二〇〇九年六月于湘潭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国际政治资源的概念与理论	1
第一节 什么是国际政治资源	2
第二节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政治资源	9
第三节 国际政治资源的开发与配置	15
第二章 国际政治与国际政治资源	23
第一节 国际结构与国际政治资源	23
第二节 国际政治动力与国际政治资源	36
第三节 国际政治主体与国际政治资源	45
第四节 国际政治运行与国际政治资源	50
第三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资源	58
第一节 全球化与国际政治资源的关系	58
第二节 全球化对国际政治资源配置与开发的影响	67
第三节 全球化浪潮中国际政治资源的发展趋势	82
第四章 国际政治资源与全球治理	87
第一节 全球治理的内涵及其理论探讨	87
第二节 基于国际政治资源的全球治理历史演变	96
第三节 国际政治资源变迁与当代全球治理模式转型.....	105

第五章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国际政治资源	119
第一节 国际政治资源的地缘政治属性	119
第二节 国际政治资源与地缘政治的相互作用	127
第三节 国际政治资源与地缘政治资源	130
第四节 国际政治资源与地缘政治冲突	141
第六章 西方国家对国际政治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59
第一节 西方国家与国际政治资源	159
第二节 英国对国际政治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70
第三节 美国对国际政治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75
第七章 国际政治资源流失与苏联解体	186
第一节 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既有解释	186
第二节 苏联国际政治资源流失的表现	192
第三节 国际政治资源流失对苏联解体的影响	206
第八章 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政治资源开发	213
第一节 开发利用国际政治资源是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	214
第二节 中国开发国际政治资源的现状	219
第三节 进一步开发与利用国际政治资源的对策	224
参考文献	235

第一章

国际政治资源的概念与理论

关于资源，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资源指自然界存在的、与人类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质和能源。如《辞海》中把“资源”定义为“天然存在的自然物，不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原料，是生产的原料来源和布局场所”。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有关资源的内涵与外延也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资源概念，即广义上的“资源”。根据这种资源概念，凡是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能为人们所利用并产生效益的一切物质、能量和信息都属于资源范畴。对于政治资源，也有不同解释。^① 国内学者大都从政治行为的主体角度来定义政治资源，认为政治资源的意义来源于各政治行为主体的需要。^② 笔者认为，政治资源是指能对政治体系的功能和权威、政治运行机制的效率、政治行为主体的权

^① 王沪宁在《市场发育和权威基础：保护和开发政治资源》中首次对政治资源进行了分类。陈新文在《政治资源基本理论初探》和《政治资源：涵义、特征和价值》以及周圣平在《政治资源的理论定位和实践思考》中对政治资源的定义、理论定位、特征和价值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以邓伟志、浦兴祖为代表的多数学者从政党的建设、公共政策管理等角度对政治资源的流失、配置、整合等几个方面展开研究，使政治资源研究得到深化。

^② 相关的文章较多，如杨龙认为，政治资源“指政治行为主体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在政治生活中，人们通过对政治资源的利用，以获得期望的结果”。具体参见杨龙：《我国政治资源的不平衡分布》，《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第15页；王冠中认为，政治资源，即政治主体可用于影响政治客体的各种要素和手段的总称。具体参见王冠中：《资源政治学在中国：历史回顾与展望》，《探索》2005年第5期，第45页。

力、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产生影响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资源。^① 政治资源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对政治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更在于它对相关政治行为体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国际政治资源是国际社会资源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体系的运转，是决定国家发展道路和命运的重要因素。利用和开发好国际政治资源是国家崛起的重要条件。例如，美国的崛起不仅与其体制有关，更因为其拥有丰富的国际政治资源；日本的两次崛起也都是因为其获得了大量的国际政治资源。当前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资源短缺的问题，国际政治资源是引起各国竞争的重要动因。国际上的许多政治运动和事件、矛盾与冲突有着众多的原因，但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根源，即资源的竞争。谁控制了资源，谁就能控制对手。可以说，对国际政治资源的竞争是 21 世纪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这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一节 什么是国际政治资源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学术界对政治资源的研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对于国际政治资源的研究很少。目前，除了少数论文外，尚没有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系统地阐述国际政治资源理论、分析国际政治资源问题的专著。一些初步的成果包括：王桂生的论文《变动中的政治资源与俄罗斯政治发展》、朱全红的论文《资源与影响力——美国族裔群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资源分析》、郑毅的论文《旧金山媾和前后日本政治资源重组与结构演变》和许晓春的论文《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概念探析》等。周武昌的《中国资源战略与和平崛起》则从自然资源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和平发展问题。近年来，笔者致力于国际政治资源问题的研究，也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本专著就是试图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对国际政治资源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探究，把国际政治资源的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以期对国际政治资源有较全面的认识。

^① 具体参见傅菊辉、凌云志：《国际政治中的资源及其理论意义》，《文史博览》（理论版）2006 年第 8 期，第 29~33 页。

我们认为，国际政治资源是指国际政治各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开掘和创设，能够为国际政治行为体贯彻其战略目标、实现自身利益时所运用，并且一经运用，则对其他行为体或国际政治产生作用与影响的公共性物质与非物质资源。与传统的权力、能力概念不同，它不仅包括主观层面，也包括客观层面，是国际政治主体所能发挥、利用、调动的各种能力、手段与工具的总和。国际政治资源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其性质、内容、多寡千差万别，谁掌握得多、开发利用得多，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拥有更大的竞争力。国际政治资源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步提出来的。在世界政治处于不发达状态，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处于隔离状态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的政治资源都属于国际政治资源，相反大部分都属于国内政治资源。当国家与国家之间还处在没有多少联系的早期，国际政治主体利用和开发国内政治资源较多，利用国际政治资源较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家间的世界性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政治资源的利用、开发与管理就成了各国际政治主体必须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国际政治资源利用、开发和管理得如何，将对国际政治格局、国际政治秩序、国际安全等造成重大影响。在国际政治发展史上，凡大的政治事件、政治运动、政治冲突与动荡等，无一不与对国际政治资源的争夺、利用相联系，或者说，其“事件”、“运动”、“冲突与动荡”的背后，都深藏着国际政治资源这样一种潜因。

一、国际政治资源的特点

作为政治资源之一种，国际政治资源有如下主要特点：

(一) 潜在性。国际政治资源作为资源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具有资源的一般特点——潜在性，即它并不是被自动赋予国际政治行为体，并为其所用的。国际政治行为体需要去积极地开掘，然后才能获得相应的国际政治资源，进而利用其为自己服务。正因如此，“国际政治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国际政治行为体如何利用、开发与整合各类国际政治资源，推动国际政治的发展史。”^①

^① 傅菊辉：《论国际政治资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5期，第86页。

(二) 自我独立性。国际政治资源同国际政治中的实力、权力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它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形成之后，作为国际交往的必然产物即已产生。但国际政治资源与实力、权力等概念相区别的一个显著标志并不在于国际政治资源存在的客观性，而在于其独立性。就某一类特别是某一种国际政治资源而言，这一独立性集中体现在它不需借助其他依托基础而是以自身为依托而存在。比如，权力以实力为基础，实力则以各种形式的物质或非物质因素为基础，而作为国际政治资源的各种国际组织、世界性政党组织、为各行为体所利用的各种经济或军事信息等，都是以自身为依托，本身以一种国际政治资源而独立存在的，而不再需再以其他物质或非物质因素为基础，或以其他物质或非物质因素来表达与体现。

(三) 非独占性。非独占性是国际政治资源存在方式上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国际政治资源，其必然存在于国际社会之中，或者通过一定的转化程序，以一定的形式、手段开发利用之后作用于国际政治，才能转化为国际政治资源。为某一行为体所独占的资源并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政治资源。换句话说，国际政治资源必须是在国际政治领域为各国际行为主体所开发利用的公共性或普遍性的资源，而非某一行为体所独占或独有的自有资源。比如，一国的领土资源是一国国家主权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对领土的开发、处置也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这种资源和权力为某一特定国家所独占，并不能视为一种国际政治资源。但在一定条件下，例如通过相关行为体的协议程序，将一国某处领土变为军事基地，从而改变了这一领土所有国对其的独占性，这种军事基地的建立也就转化成为国际政治领域广泛存在的国际政治资源。

(四) 时效性。所谓时效性是指，某种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才可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一种国际政治资源，但当条件和时间发生变化后，这些国际政治资源可能就无效了，也就失去其作用。相反，如果国际关系行为体能够对国际政治资源进行妥善的经营、管理和开发，它拥有的那些国际政治资源将有可能被良性循环地使用。

(五) 可塑性。这主要是指国际政治资源在不同的条件和环境中发挥的效能不同。国际政治资源的有机结合和优化配置可以产生“优变”，从而获得更多的国际政治资源，或是产生更好的国际政治效益，使政治体系稳定、有序发展。而如果在国际政治资源之间进行无效配置，则会造成大量的国际政治资源的流失。

(六) 动态性。就国际关系行为个体来说,它们所拥有的国际政治资源如政治威信、政治道德资本是和外界对它们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往往受外界形态的制约,因此,它们所拥有的国际政治资源的总量始终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就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而言,如果它们不注意对其拥有的国际政治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和维持,就会有流失的危险,因此,它们所拥有的国际政治资源也具有流动性。

(七) 总量递增。从国际政治资源发展过程的整体宏观角度来考察,它还具有总量递增的特征。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其根本动因在于这种资源的稀缺性,国际政治资源也不例外。然而,正是国际社会中国际政治资源稀缺性的存在,国际生产力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发展推动国际关系不断向复杂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国际交往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扩大、广度与深度上的扩展,促使各国际政治行为体不断寻求新的方式、途径和手段来谋求自身利益、协调彼此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各国际政治行为体用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有效媒介、工具和手段的国际政治资源,不断得以创设、开发和利用,直接推动了国际政治资源的多样化发展,使其总量不断递增。这种总量递增的特征,可以从国际政治发展中国际组织的扩展、各类国际协议的增多、各种为国际政治行为体所利用的政治信息增加等各个方面的客观现实得以印证。虽然在国际政治发展过程中,随着国际社会、国际政治现实的发展,出现某种国际政治资源如某项国际协议失效、某个国际组织的解体等现象,但往往会出现与国际政治发展现实需求相适应的替代性国际政治资源,甚至衍生、开发出更多与之相类似的新的国际政治资源。

以上特征共同反映了国际政治资源的本质内涵与属性,并成为区分和确认国际政治资源与非国际政治资源的基本界限。

二、国际政治资源的形态

从现实情况来看,国际政治资源大致可以划分为几种形态:

(一) 物质形态的国际政治资源。即为国际行为体广泛运用、构成国际政治互动物质基础的各种有形物质资源的总和。包括战略物资、军备力量、武器装备、社会财富、特定的自然资源,以及国际光缆、铁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等。这种形态的国际政治资源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特征,就是都能够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或统计方法来进行较为准确的测算、度量或评估,因而,国际行为体对其运用的方

式及利用的结果，具有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与确定性。换言之，这一形态的国际政治资源的现存总量和分配状况，对于国际行为体自身的实力，与同其他行为体互动过程中自身实力的发挥程度、互动方式和行动范围的选择，以及互动的显在效果等各方面的影响，往往比较明显。

（二）技术形态的国际政治资源。即经由一定形式或特定渠道溢出领土疆界，对国际生产、国际社会生活或国际政治互动产生结构性影响的各种科技信息资源。包括现代工业生产、武器生产与装备、航空航天、生态环境治理、传染性疾病防治，以及信息生产、获取与传播等关键技术与信息资源。

（三）规范形态的国际政治资源。即国际社会中用以规制、约束行为体的行为或协调行为体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规则、约定或常规。包括国际法、国际准则、国际盟约、国际惯例、国际判例、共同宣言或（行动）纲领，以及正式或非正式协议、文件或声明等制度形态的资源。

（四）组织形态的国际政治资源。即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基于共同的或部分一致的目标结合起来，按照某种程序、契约或方式协同行动的各种社会团体或社会运动。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国际会议或论坛、政党政治运动和国际社会中的各种公民运动等正式的或非正式组织形态资源。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某种特定条件，例如在殖民统治下的国家与殖民国之间是一种起着特殊作用的组织形态资源。

（五）观念形态的国际政治资源。即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借以表达、贯彻或掩饰自身行动意图、行为取向的特定知识、思想、观念、信仰或政治技巧的集合，它包括文化、文明、宗教信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国际威望、国际思潮、国际舆论、战略意图、博弈技巧等。

以上第二至五种都是非物质形态的国际政治资源。如果从持续时间来看，国际政治资源又可分为长期的和即时的国际政治资源。所谓长期的国际政治资源，指它们能够长时期地对国际政治发生作用，例如联合国宪章中的有关规定以及国际法、石油、宗教、武器等。有些国际政治资源属于瞬时资源，它只能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下才成为国际政治资源。如果从结构来看，还可以将国际政治资源分为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和非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结构是构成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的组成方式和有机联系。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生活都存在大量的结构。对于国际体系来说，同样存在着结构问题。概括地讲，在国际体系的不同层次、领域

中，那些能够对国际社会的相关领域产生重要性、实质性的影响，有利于实现行为体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诉求的位置和空间就是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除此之外的国际政治资源则可称为非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

鉴于结构性资源的极端重要性，此处进行适当的展开论述是必要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源于国际体系，不同于行为体自身拥有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是一种外部资源，一部分是先天性获得的在国际体系中的有利处境，但多半是行为体自身努力建构的结果。一些在国际体系中处于特定位置的国家可以借助其自身所处的独特的结构性位置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利益，而并不需要运用额外的国家物质性资源和力量。例如，18世纪的英国通过发挥欧洲大陆的制衡者作用，成功地维护了本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19世纪的奥地利凭借神圣同盟以及在同盟体系中的巧妙运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与英国、俄国等相比肩，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的国家。20世纪的美国通过发挥西方世界领导者的作用与影响，进一步加强了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获得了丰厚的国际政治资源。^①日本是亚洲近代第一个实现崛起的国家，日本的人口只有世界人口的1.8%，国土面积是世界的0.25%，但它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和科技强国。除了其内部改革、重视科技和国民教育外，更重要的是日本有效地利用了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利用了当时其独特的国际体系处境。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实行的是和欧美国家协调的外交路线，通过扩张，完成工业化，奠定了世界强国的基础。一战期间，日本充分利用欧美国家间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攫取在中国和太平洋的利益。二战战败后，日本巧妙地利用了东西方对峙的国际格局，以及东亚在冷战中的前沿地位，取得了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全面支持，与大国结盟，理顺了与大国的关系，重返国际社会，迅速地恢复了国力。日本奉行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接受了美国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获得了大量的军事订货，刺激了国内的经济发展。借助美国的支持完成了它要达到的目标，同时谨慎地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加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恢复日苏邦交，加入了联合国。总之，与胜者结盟，与强者为伍，充分利用大国关系、利用结构性

^① 唐永胜、佟明翔：《结构型战略能力：概念、来源与研究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4期，第14页。

国际政治资源使日本相对容易地实现了国家崛起和强盛的目标。^①

国际政治行为体在国际体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态势和拥有的活动空间是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主要来源，国家实力是重要的基础。像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比一般的会员国拥有更多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在国际能源供应体系中拥有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远多于像日本这样能源需要完全依靠进口的国家。“在结构中处于支配和主动位置的国家往往有丰富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可资利用”，“这就像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中，占有较多市场份额的公司往往拥有更多的竞争优势和便利条件，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对于那些在国际体系结构中处于从属和被动位置的国家，国际体系结构能够为其提供的资源可能就非常有限，甚至可能带来各种消极影响，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② 例如在以战争为主要特征的国际体系中，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就是靠战争来获取、维持和加强。美国在二战中参战并获得了全面胜利，最终获得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者地位，经济力量是美国取得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基础，战争是最后的工具。

但是，国家实力并不直接等同于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二者并不成即时的同比变化，不是一种线性关系。尤其是在世界政治议题多元化、丰富化的背景下，恐怖主义、全球变暖、环境污染、核武器扩散、毒品走私贩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和经济全球化等因素已经将国际体系分化为许多分散的、复杂的但又相互联系的若干区域。国际政治行为体所拥有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是由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不同领域所拥有的“分体式”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有机结合。国际政治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不同，在各个领域中拥有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也不同。约瑟夫·奈曾经用“三维国际棋盘”来形象描述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所处的位置。在顶部传统的国家间军事问题的棋盘上，用传统的单极或霸权来描述是可以的。美国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然保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然而在中部经济问题的棋盘上，力量的分布已经是多极的了。在底部跨国问题的棋盘上，力

^① 陈奉林：《日本的崛起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利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2期，第11~15页。

^② 唐永胜、佟明翔：《结构型战略能力：概念、来源和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4期，第16页。

量在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毫无顺序地分布着，根本无法用“极”来描述。^①例如日本是一个“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在世界经济领域外的影响力并不大，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总的来说比较贫乏。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在世界上无人能及，但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却在下降。在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伊朗和朝鲜核危机等问题上可用的资源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反过来要借助于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来解决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际体系的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单靠硬实力如军事、经济等已经不能解决如今相互依赖与合作日益深入情势下的所有问题。目前的国际体系的特征决定了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的开发和获取只能靠融入国际体系来实现。奉行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的理念，以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共处为终极追求，以平等、互利为行动准则，本着负责任、建设性的态度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不损害别国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开发和获取更多的结构性国际政治资源，从而实现国家的利益诉求和战略目标。

第二节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政治资源

政治资源主要是一个政治学概念，但在先前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各主要理论也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国际政治资源这一概念。这些基础性论述，也是我们认识国际政治资源的重要理论源泉。

一、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资源观

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资源中的物质性资源问题的认识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修昔底德在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提出的“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尽受其苦与难”，被看作是“国家间政治即权力政治”这一现实主义经典论断的最初论证。^②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也有过相关论述，但他们的简单论述只是确定

^① Joseph S. Nye, "U. S. 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4, July/August, 2003.

^② Paul R. Viotti and Mark V.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pluralism and Globalism*, London: Paul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p. 78.

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1948年汉斯·摩根索发表的《国家间政治》奠定了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的主流地位。在摩根索看来，“国际政治同一切政治一样，都是为权力而斗争。在个人之间，权力斗争表现为一个人力图控制另一个人的行为；在国家之间，权力斗争则表现为一个国家企图控制他国的行为。国家外交……就是为保持、扩大和显示国家权力服务。”^①事实上，摩根索所谓的权力构成的因素更应该被看成构成权力的资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际政治资源。他罗列了九项国家权力的因素：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情况、人口、民族性格、民族士气、外交的巧拙、政府的英明等。^②其中前五项主要是属于硬性国际政治资源，而后四项则主要属于软性的国际政治资源。总之，在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的特征就是权力之争，也即国际政治资源之争。这不仅因为诸如世界政治之类的竞争性领域具有斗争的内在逻辑，而且因为人类社会追逐国际政治资源的普遍本质。

1979年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产生。相对与古典现实主义把权力看作是目的本身，一国参与国际社会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权力不同，新现实主义则强调权力是一种手段，国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权力获取安全。“国家寻求的目标是保卫自己的生存，生存是实现国家其他任何目标的先决条件。”^③因此可以认为结构现实主义也同样认为国际政治资源既可以作为国际政治主体追逐的目标，同时也可以作为国家获取安全的手段。对一国来说，权力有一个适当的量，太大或太小都有危险。权力太小，就会遭受别国的攻击；权力太大，则会刺激一国冒险扩张，也会刺激别国增加军备并与其他国家结盟抵制强国，造成国际局势不稳定。同理，国际政治资源掌握的多少也应该适量，对一国来说，既要有利于自身的长期发展，又不可盲目、无止境地开发以招致它国猜疑与嫉妒。

进攻性现实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从结构现实主义演化出的一个分支，2001年12月出版的约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是该理论的系统总

^①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②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0页。

^③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